

今日評論

第五卷 第十二期

這一週

羅斯福的遠東政策

松岡赴歐與日寇南進

第三期的浪漫時代

玉龍雪山巡禮

邵循恪

吳學義

吳保安

蕭 嵐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十三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第一號

這一週

羅斯福總統三月十五日在白宮新聞記者席上發表的那篇演說，的確是二十世紀國際史上的一項重要史料。羅斯福演詞中會說，「我們美國人民，正在寫世界史的新頁」。在我們看來，這篇演詞，就是世界史新頁的開端。從此以後，這部人類新歷史，頁頁都有豐富的而且光榮的材料。羅斯福說，「美國對於民主國家的援助，非至全面勝利，決不終止」。這是多麼有毅力的決心的宣言。以美國今日的力量，援助民主國家取得全面勝利，真是說得到做得到。並且羅斯福在那篇演詞裏，對「援助」一層，並沒有附帶任何保留條件，這等於說，「環境與事實需要何種援助，美國即決心予以某種援助，不達到民主國家全面勝利不止」。民主國家抗戰到底的決心，加上美國援助到底的決心，在我們看來，民主最後全面勝利的基礎已奠定了。今後我們惟有待世界史新頁上早早寫上民主全面勝利的日期！

自羅斯福總統在三月十五日廣播演說中，重新聲明決心援助中國抗戰，蔣委員長即致電羅斯福總統及人民助我之盛意。蔣委員長電文大意，中國前方抗戰將士及後方支持抗戰之農工，自聞美國抗戰決心援助到底後，抗戰情緒，益為振奮。蔣委員長電文中所說，的確是中國目前的實際情形。中國國民早已立下決心，堅持抗戰，至獲得最後全面勝利為止。中國在萬般艱難困苦中，抗戰支持將近四年之久，所恃者全在國民大眾為民族自由平等而犧牲的精神，亦可說全賴此精神。自羅斯福總統之演詞發表後，我民族為自由平等而犧牲，為民主而奮鬥的精神愈振奮。羅斯福總統演詞，立即有偉大的收穫。蔣委員長以此情況轉告羅斯福總統，想羅斯福聞之，亦必欣慰無量。

蘇芬關於調訪邊疆的旅行已離起程。本月二十三日已抵莫斯科。松岡這次長途跋涉，雖然內幕有微妙秘密，其實甚為簡單。三個強盜合夥行劫，當時商定分途進行，預期各方面都能順手。三個強盜中，日寇最胆小而又最好狡。日寇希望其他二盜得勢的時候，趁火打劫，佔個便宜。不料事到今日，墨索里尼被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希特勒又對英倫望而却步。日寇看見勢頭不對，既不能進，又不能退，正在進退維谷的當兒，派松岡去德議望風勢，探聽探聽消息。這是松岡此行的使命。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在倫敦委員會席上說了一句笑話，他說，「松岡到了德魯，查明他們要失敗，或將繼之訪問倫敦亦屬可能」。在席者聽了為之大笑不止。其實這並不是笑話。松岡在莫斯科發表的談話還說此去將與軸心首腦決定和戰。「和」字已大有望風轉舵之意。風頭不對，松岡在訪問羅馬柏林之後，再到倫敦與希特勒談話，亦大有可能。天下沒有什麼卑鄙無恥的事情，日寇儘不出來，愛國洋右流恨口不出來的。

南國於本月二十一日內閣會議中決定與德義日三國，簽訂協定書，參加三國同盟。據電訊所傳，南國參加軸心的條約，是「折衷辦法」，即南國得免除一切軍事性質的義務。南國接受這種條約，自以為可以免除軍事擾亂以外，當然是自欺欺人。巴爾幹全面戰事果真發動，南國事勢既不能嚴守中立，自然要被捲入漩渦，軸心勝，則南國當然變了希特勒的屬庸。軸心敗，希臘與土耳其豈有不問罪之師的道理。南國人民反軸心情緒極高。自內閣決議參加軸心以後，國內示威運動，遍地皆是。革命風潮，隨時可以爆發。英土希三國的警告亦接踵而來。南國希圖托庇軸心之下，以求苟安，其勢必不可安。當然，倘南國拒絕加入軸心，希特勒亦必加以種種壓迫。應付亦苦。

不過希臘敗後，事尚誰能預料？其實南歐既能得到英蘇士希的幫助，又何時不可與德一戰。南歐果取這立場，最少，國內是團結一致，最少，南歐是爲本國的主權而奮鬥，這是光榮的奮鬥。可惜南歐當局見不及此。

蘇聯與土耳其最近在其期內或將發表聯合宣言，重申互不侵犯。據傳，此項宣言內容，蘇聯將保證，一旦土耳其與第三者邦交破裂，蘇聯對土仍保友好關係。並傳說蘇聯將在宣言中保證土耳其在裏海邊境之安全。這種宣言果真是成爲事實，於巴爾幹局勢，於歐洲整個局面，都大有影響。希特勒遲疑不敢攻希臘，理由之一，即是對土耳其的參戰，不能毫無顧慮。蘇土聯合宣言，實際是蘇聯鼓勵土國站在英希方面對德作戰。不止如此，土果與德作戰

羅斯福的遠東政策

羅斯福本月十六日的廣播演說，是租借法案通過後的第一次公開演說，對今後的美國外交政策，有坦白的表示，這是羅斯福總統參戰演說以來美國總統最重要的演說。它的內容，與我們抗戰前途有密切關係者，可以分列爲下列各點：

(一) 羅斯福總統說：「我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初期，德國駐美的代表就向其政府切實保證，美國人民是不能團結的，他們寧願以任何代價求和平，並不斤斤於自由與締結的維護，倘美國真想維護其國家的利益，設不定國內就會發生暴動及革命的事件。現在我們該慶幸亞細亞兩洲的獨裁，不再懷疑我們的團結」。他又說：「當星期新聞可報告者如下，全世界已知我們這一個團結一體的國家，應了當前的危機，現在我們這個民主國家，爲了應付這危機起見，已在實際行動了」。換一句話說，羅斯福宣佈美國外交的新動向，有幾個特點：(1) 美國輿論，不再受孤立派所包圍，畏懼戰爭思想，漸漸消滅。美國人民，團結一致，有維護民主主義的決心。(2) 美國不能

蘇聯還站在土國後面。蘇聯對土到如何程度爲止，尙不可知。如此，希特勒又那能不審慎考慮。照最近數日的形勢看來，希特勒在巴爾幹的策劃，一切亦未能如預期的順利。

法國魏剛將軍最近向國際通訊社發表談話，一方面聲明北非即法國，法國一律效忠貝當，苟有任何方面進攻北非，則北非當聯合法艦隊之實力，加以抵抗；另一方面對羅斯福之軍火租借案，則推崇備至，認羅斯福「英毅過人，殊堪欽佩」。此老目的所在，言外之意，又可概見。法國今日處境甚慘，魏剛將軍之流，心懷抑鬱，自是實情。像魏剛這類老成宿望之人，依然健在，若謂法國將永遠隸屬於納粹統治，則似乎悲觀太甚。

邵循恪

再容獨裁國家，摧殘威普民主國，以及美國本身的生存利益。(3) 美國援助民主國家，抵制獨裁國家的實際行動，已經開始。回溯七七事變發生以來，全世界民主國家，受侵略者的威脅，一天比一天嚴重。最先美國輿論，受孤立派所操縱，反對捲入戰爭準備，爲他人火中取栗。就是政府方面，有些先知先覺的領袖，他們並無法採取任何實際行動。轉瞬國務卿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六日的聲明，闡述美國外交所遵守的國際原則，等於間接抨擊日本的侵略行動，而喚起世界各國輿論擁護條約的尊嚴，與國際合法秩序。羅斯福總統的同年十月五日芝加哥演說，曾經講到「恢復國際道德的尊嚴，與美國人民有重大利益與利害關係」。他又說：「當世界不法行動的傳染病，正在流行，防疫是合理的」。所以它主張一定要有「維持和平的實際行動」。但是美國國民的反響並不佳，很少人願意贊助採取實際行動，保障國際法及國際秩序與美國的利益。一直等到歐戰發生，因德國在大陸閃擊戰術的成功，美國輿論，在一九四〇年春夏之交，開始有顯著的轉變。德義日三國同盟成立

後，美國對華英的援助，已變為「自衛的援助」。所以羅斯福氏在第三次總統演說中，公開表示援助歐亞兩洲被侵略國家的決心。它第三次當選後，在十一月二十九日「總統談話」中，重行聲明對於侵略者無所妥協的堅決態度。華僑將美國變成一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廠。美國總統已經公開承認歐亞兩洲的戰爭，都與美國有生存攸關的關係，而中國與其他民主國家的命運，更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現在軍火租借法案成為法律之後，緊接着總統的播講，充分表明美國輿論已經成熟，贊助羅斯福總統採取援助民主國家的實際行動。最近民意測驗的結果，百分之七十七贊成參戰，百分之八十三贊成置身事外，這已比上次測驗時，贊成參戰者增加百分之二。對於遠東整個局勢的態度，美國人更加關切，實屬空前，民意研究會最近測驗以下諸問題：（一）如日本佔領新加坡及荷屬東印度，美國利益是否受威脅，結果答「然」者佔百分之六十，未答者佔百分之二十。（二）美國是否要制止日本搶奪荷屬新加坡？答「然」者佔百分之五十六，未答者佔百分之二十，答「否」者佔百分之二十四。（三）如必要時美國是否應對日作戰的危險，制止日本搶奪荷屬新加坡？答「然」者佔百分之三十九，答「否」者佔百分之四。根據上述事實，我們可以得下列結論。（一）美國輿論是已經團結，贊助美國總統採取實際行動，通過租借法案，援助民主國家；（二）大多數民意，還是贊成以參戰以外的方式，援助正在抵抗侵略的國家，所以租借法案的意義，並不是使美國參戰時期更迫切，而是要爭取長期準備時間，所以不得不以物力財力援助民主國，它們萬一失敗，美國立刻就要變成侵略的對象；（三）美國不是沒有參戰的可能，在遠東方面，倘使日本要積極實行南進計劃，攻擊佔領荷印新加坡，勢將與論，是半強甘冒對日作戰的危險。（二）羅斯福說：「約特實行者，乃不獨想改變殖民地地勢，或歐洲小部份的國界，他們公開要把各大洲上一切代議制政府的政府，一舉而毀滅之。我們美國當然也包括在裏面，他們要建設起一個由藉武力奪得政權的少數人來控制全人類的政府以代之，這些人和他們腐敗的黨徒稱：這是一新秩序」，其實這既非「新」，更無「秩序」可言。因為國際間的秩序，必有其永久性，必定是一種有公道的制度，這樣才可以使每一個人甘心自願接受他，為長期生活的規模，人類決不願永遠接受藉征服而強制的制度，自陷於奴役。在歐洲方面，我們可以引證英國外務次官白特勒氏三月十九日在下院的申明，德國在歐洲的新秩序，就是要好些國家按年納貢稅，為萬鎊以上，挪威六千八百萬鎊，比利時五百七十萬鎊，荷蘭四千五百萬鎊，法國八萬二千七百萬鎊，這就是比較接受希特勒所導引歐洲新秩序的結果。在遠東方面，日本要加以步槍刺刀建設並支持所謂「大東亞新秩序」，這是任何自尊的國家所不能承認的。日本曾經屢次宣稱建立遠東新秩序，而否認以往條約的效力，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日美日致日本的照會，已經坦白反對所謂「新秩序」。英國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的照會同樣地否認日本暴力引起的變遷，與單方更改九國公約規定的權利。我們可以說美國維護遠東的永久秩序，必須建立在「有公道的」原則，這仍不能脫當日九國公約所規定的原則，這些原則，照一九三二年史汀生給波拉的函中，「係代表一謹慎考慮與成熟的國際政策，一方面可以實地保證各締約國在華的權利和利益，一方面可以使中國人民依照近代文明的標準為世界各民族所維持者，得到發展及鞏固它的主權與獨立」。英國明瞭中國主權獨立暨領土行政的完整，與門戶開放，有彼此牽連的關係，中國能够保全主權與獨立暨領土的完整，然後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纔能够維持，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能够維持，然後能樹立遠東合理的國際秩序。中國問題的合理解決，是太平洋國際永久秩序的核心。（三）羅斯福說：「美國人民認識目下局勢趨趨嚴重，已毫無問題，也不容懷疑，因此他們要求，而且決定了現在的政策，無條件的立刻的盡力援助英國，希望中國以及那些領土暫時為侵略者所佔領而流亡海外的政府，從今以後，援助將積極增加，而且一天天的增加，直到獲勝利為止」。它又說：「中國數萬萬人民，也同樣地表示出堅毅的意志，以抵抗外侮，中國由蔣委員長為代表要求我們的援助，美國已經說過，中國必將得我們的援助。

「，其實這既非「新」，更無「秩序」可言。因為國際間的秩序，必有其永久性，必定是一種有公道的制度，這樣才可以使每一個人甘心自願接受他，為長期生活的規模，人類決不願永遠接受藉征服而強制的制度，自陷於奴役。在歐洲方面，我們可以引證英國外務次官白特勒氏三月十九日在下院的申明，德國在歐洲的新秩序，就是要好些國家按年納貢稅，為萬鎊以上，挪威六千八百萬鎊，比利時五百七十萬鎊，荷蘭四千五百萬鎊，法國八萬二千七百萬鎊，這就是比較接受希特勒所導引歐洲新秩序的結果。在遠東方面，日本要加以步槍刺刀建設並支持所謂「大東亞新秩序」，這是任何自尊的國家所不能承認的。日本曾經屢次宣稱建立遠東新秩序，而否認以往條約的效力，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卅日美日致日本的照會，已經坦白反對所謂「新秩序」。英國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的照會同樣地否認日本暴力引起的變遷，與單方更改九國公約規定的權利。我們可以說美國維護遠東的永久秩序，必須建立在「有公道的」原則，這仍不能脫當日九國公約所規定的原則，這些原則，照一九三二年史汀生給波拉的函中，「係代表一謹慎考慮與成熟的國際政策，一方面可以實地保證各締約國在華的權利和利益，一方面可以使中國人民依照近代文明的標準為世界各民族所維持者，得到發展及鞏固它的主權與獨立」。英國明瞭中國主權獨立暨領土行政的完整，與門戶開放，有彼此牽連的關係，中國能够保全主權與獨立暨領土的完整，然後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纔能够維持，中國境內的門戶開放原則能够維持，然後能樹立遠東合理的國際秩序。中國問題的合理解決，是太平洋國際永久秩序的核心。（三）羅斯福說：「美國人民認識目下局勢趨趨嚴重，已毫無問題，也不容懷疑，因此他們要求，而且決定了現在的政策，無條件的立刻的盡力援助英國，希望中國以及那些領土暫時為侵略者所佔領而流亡海外的政府，從今以後，援助將積極增加，而且一天天的增加，直到獲勝利為止」。它又說：「中國數萬萬人民，也同樣地表示出堅毅的意志，以抵抗外侮，中國由蔣委員長為代表要求我們的援助，美國已經說過，中國必將得我們的援助。

以全。參與前線的偉業。我們相信美國不久要給我們更積極的援助，抵抗侵略，但是這些援助，可能採取那些方式呢？

(甲) 財政上援助。美政府直接貸款與他國，必須經美國國會通過的困難手續，因憲法對美政府一切財政來源，必須經由國會通過，有極嚴格的規定。所以美國行政當局，只得運用行政機關所可動用的款項，在法律不衝突的範圍內，變形貸與中國。現時美國對華財政上援助，可以採用的方式，不外下列各種：(一) 依據購銀法；(二) 由進出口銀行信用貸款；(三) 經由金庫公司信用貸款；(四) 運用平衡基金；(五) 依據租借法案(原名爲促進美國國防法案)。(六) 正在國會討論中援助民主國家法案。只要中國繼續抵抗侵略，美國對中國的財政上援助，當然是可以繼續增加。

(乙) 對日道義上禁運。對日軍用品的輸出，美國已經實行道義上禁運。最先僅包括飛機及飛機零件。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後，禁運範圍，繼續擴大，包括製造飛機的圖樣，飛機所用的煤油，以及金屬原料。道義上禁運，對於私運出口者，並不是有法律上的制裁，因沒有法律這樣規定。不過美國出口商人，經過勸阻及警告，不敢不服從政府的意思，道義上禁運的效力，是毫無疑問的。我們希望美國還可以繼續增加道義上禁運的物品種類。

(丙) 停止對日信用輸出的勸告。美國國外及國內商業司，曾經正式通知美國出口商人，爲它們的本身利益着想，所有運日貨物，必須先交現款。這一種辦法，從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官方發出通知後，美國出口商人，實際上全接受這一個勸告，所以我們可以說，美國對日的出口貿易，已經變成現款交易的局面，對於資金雄厚的日本，這當然是一個經濟上大打擊。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美對日輸出，本年一月份，較去年十二月份減少百分之四十，只要中日戰爭延長下去，美國停止信用輸出，日本資金一天比一天缺乏，很難從美國得到物資上供給。

(丁) 經濟禁運。美美國在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通知日本，禁止日

美商約後，該項通知，六個月後發生效力，所以日美間現在早已沒有商約存在，日本在美國通商，再不能受最惠國待遇。根據國際法的立場，美國當然早可以根據報復主義，對日本商業，採取歧視辦法。就是在已往最惠國條款有效時日，因日本在中國對美國商業採取各項歧視的限制，美國在法律上已經有採取對日經濟報復手段的權利。而且根據一九三〇年國會通過的關稅法案。假如外國對美國商業採取歧視政策，美總統得取消該國的最惠國待遇，以資報復。但是美國國內的意見，總是懷疑總統有否充分權力，對日本商業加以有效的法律上限制，最少總統事先沒有得到國會的許可，以爲內政治上理由，不願意行使它根據國會法律所可能享有的自由裁決權。而國會的美日商約沒有廢止前，普通意見，是不能採取任何有效行動，違反最惠國條款，而不受孤立派的抨擊，因美國輿論，總是怕對日禁止輸出或是輸入，可以嚴重影響日本在華的戰爭，那麼就要引起日本的報復，甚至促成日美戰爭。在現在情形之下，我們認爲美國對日實行經濟報復，較任何其他時期有更大的可能，美國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致日本的通牒，曾經爲抗議日本在華對美商業的歧視辦法，說及美國政府「沒有在它的領土或是第三國的領土內，設立或是鼓勵設立禁止輸出，禁止輸入，統制匯兌，優先的限制，專賣，或是特殊公司，目的在消滅，或是等於消滅日本貿易與企業」。美國政府，當然不只是反映着日本對美國在華商業的歧視，而且是暗示美國政府，在必要時，有採取相類辦法以資報復的可能。

(戊) 增強海軍及海空軍根據地。一九三二年華汀生給拉爾的函件(一)：九國公約，一是華盛頓會議關係各國所訂各條約與協定之一，而這些條約與協定，都有彼此牽連的關係。如果忽視其中的任何條約，沒有不擾亂全部的瞭解與均勢，美國政府的自願放棄當時戰鬥艦建造的特權地位，不再在瓜島與菲律賓建築炮台，都是以九國條約中自制的規定爲根據。九國公約既經廢止，華日三國同盟成立，日本復有所恃，妄圖南進，美國增建海軍及加強在關島，馬尼拉，夏威夷，阿魯申等處設立海空軍根據地，當爲

是到不容緩的事件，這些大海軍派四角提議地的計劃，當日因華盛頓會議的結果而被放棄了，但是在遠東風雲日趨緊張之下，却又舊事重提，這可以證明美國絕無退出遠東的意向，而日美戰爭的恐慌，更加迫切。在大海軍計劃實現後，美國艦隊，很不難與英國合作，對日本施以長距離的封鎖，那就對於日本當然可以發生預期的效果。

簡單說起來，遠東問題的最後解決，要靠住合理的國際秩序能够成立。總東合理的國際秩序，不只要能滿足中國的願望，而且要考虑太平洋各有關國家的正當利益與政策。美國在重新建設太平洋新秩序中，要佔一個主要地位。因美國政策，要影響到英國以及葡萄牙等小國的政策，在歐戰進行中

松岡赴歐與日寇南進

日本人真像於樸做：昨年二月，羅斯福總統派國務卿威爾遜赴歐；今年三月，近衛內閣派外交大臣松岡洋右赴德意蘇，已於十二日起程。松岡臨行時，且明言「完全做照歐美國務員出外訪問他國政治家之先例」。——其實：威爾遜赴歐，是爲斡旋和平，盡最後的努力，試探雙方對於和平的誠意與態度，兼觀察雙方的準備及實力。其任務，與一九一五年威爾遜總統派霍爾上校渡歐相同；其結果均歸失敗，亦復相似。而松岡赴德意蘇，主要的目的是赴盟主德國叩頭乞援，以解決其內部與對外的困難和矛盾。故不但不能與威爾遜渡歐並論，且比不上最近數月的威爾遜，霍爾金斯赴英，登努萬上校赴希臘，居里秘書來華，因爲威爾遜等，是爲互助民主國家，實地調查英中希三國的需要與實際情形，以便決定實施援助的具體方案？而松岡之赴德意蘇，則係因內外交迫，登門求救。即美國之派特使赴外國，是爲助人，亦即所以自助；日寇之派松岡赴德，則爲求助於盟主。其兩者間之實質，迥不相同；松岡此行，實等於東施效顰。

松岡赴歐的消息，曾發表於美國參議院將通過軍火租借法案之時，誠如

，英美合作，已經是一個事實，英美對於解決遠東問題的步骤，因英國正在歐戰漩渦中，當然是不會一致的，但是英美對於建設將來太平洋新秩序的基本條件，當然是共同的認識，那就是英美仍繼續遵守九國公約所規定的原則。過去九國公約的效力所以不容易維持的原因有二：（一）日本破壞條約的舉動。（二）九國公約沒有包括現在幾個大國在內。蘇聯並不是一個簽字國，德國雖曾簽字，但是沒有批准。在侵略者瓦解後，如何改造太平洋新秩序，是我們劃時代的偉大工作。我們對於美國，抱有極大的希望。羅斯福總統，在它的廣播演說中說過：「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我們這一個國家，一定要在重建新世界的時代中，繼續來表露一個重要角色」。

吳學義

德國官方的論斷，「其意義極爲重大」。然松岡赴歐的消息，殊有助於美國軍火租借法案的迅速通過；如此項消息早發表一二個月，則尤可省却美國參眾議員不少的唇舌與時間。故松岡赴歐，與軍火租借法案的通過，可謂針鋒相對。而其恰在越泰調解協定於十一日在日本首相官邸簽字之後首途，總算放了一響起身炮。

松岡赴歐的使命何在，固不易揣測，但當與討論德意日同盟的進一步具體實施辦法有關。而其最迫切的問題，則爲決定南進的時機。自日寇製造泰越衝突，由日寇強制調解，乃至在日本東京締結越泰調解協定，可謂日寇南進第一步的外衛半包圍戰略已依外交手段而告成功，現在已得到距離新加坡荷印較近的重要據點。然若真正實行軍事進攻，則鑒於英美態度的堅決與準備的充分，並受最近數月意大利攻希臘與北非失敗的教訓，又不免因噎而怯了。二月間新加坡海面佈置水雷，是因爲得着日寇欲實行南進的情報，而結果仍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此因與聯合艦隊司令大角大將及須賀中將等於中山縣上空被我軍射擊墮機死亡不無關係，然根本上日寇內部意見紛歧

海陸軍主觀不一致，實爲其主要原因。主張南進最激烈的是陸軍，然陸軍無用武之地，最近雖在越泰取得根據地，仍不能單獨進兵，須以海軍爲主。陸軍爲從。海軍中較激烈的大角，須賀等已墮機死亡，南進計劃遭一挫折。代表海軍緩和派的野村大使，正在華盛頓相機提出其妥協條件與美國談判。貴族元老重臣財閥及外交界政治界的英美派，更不願與英美開戰。故陸軍軍閥雖躍躍欲試，然孤掌難鳴，錯過了好幾次南進的好機會。

這次越泰調解協定成立，日寇已得南進的根據地。德國即將發動全面攻英，需要日寇東西並進，配合進攻。加以美國通過軍火租借法案，使軸心無徘徊妥協的餘地。近衛、松岡抓着此時機，故毅然赴歐企圖打開其外交迫的難關，作孤注之一擲，爲日本與近衛內閣找條出路。

德國是最需要日寇南進，發動太平洋戰爭，以牽掣美國援英。而松岡竟自願闖進鬼門關，德國駐日大使奧特並願爲引魂童子，與松岡同行赴德。松岡因國內主張南進的力量較弱，欲利用目前的國際情勢，憑藉盟主國的力量，以提攜南進的空氣；並利用赴歐的行動，向英美示威。

松岡亦知此行使命與關鍵之重大，於臨行前禮拜四治神宮，乞佑于手創維新大業的明治天皇之靈。實則松岡於決定赴歐之時，已注定了關禍與失敗。——德國急於對英全面進攻，不惜利誘威迫日寇南進，松岡親赴柏林，等於自投羅網，跳不出希特勒的掌握。松岡要求德國接濟軍火，飛機派遺軍事和技術人才，希特勒均可滿口答應；甚至可以拉攏蘇日締結形式上的互不侵犯條約，以安日寇之心。至於德國實際上能接濟日寇多少？及蘇日互不侵犯條約如果成立，其實質上的效力若何？能否解除日寇後顧之憂，故阻南進，則有待將來事實的證明。唯松岡一綽綽入圍套，勢難擺脫，只好硬着頭皮去幹。抵抗力較弱的荷印先下手，以爲英美不致立即武力干涉。如第一步幸告成功，則圖攻新加坡，希望美國不加入戰爭。在英美態度堅決的今日，各個擊破的夢想雖絕不能實現；但日寇野心却難抑遏，有若暴虎憑河，爲欲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完成其與德意平分天下的幻夢，非做到跳太平洋洋

殺不可。這即所謂貪夫殉財，勢難中途罷手。故松岡首途之日，便已大部分決定日寇南進，日本帝國瓦解的運命。因爲松岡去柏林加強軸心關係，與英美更立於反對的地位。狼毒的希特勒，亦不答應日寇騎牆，更不能再任其坐觀勝敗。預料等到夏季攻勢決定德勝英敗之後才動手，他必面責其履行同盟國的義務，在東亞響應助威。如松岡不去，日寇還可推諉猶豫；今松岡既去，則勢成騎虎，只有接受命令，不易再事遲疑徘徊。故日寇失鬼松岡赴歐，必替日本帝國闖大禍，推翻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松岡想兼收集材料，調查德英的虛實與力量，以便自行決策，而定南進與否但恐怕沒有這樣大的自由伸縮餘地。

除非歐戰情勢劇變，德國忽趨劣勢；或希特勒完全拒絕松岡要求的條件，弛緩軸心關係，則松岡徒虛此行，只算白做了一回空砲。然上述種種情形，最近均不致發生或成爲事實。因松岡赴歐而日寇南進的成分，仍佔多數。反之，如松岡竟虎頭蛇尾，毫無結果，掩旗息鼓而回，則松岡赴歐失敗，等於近衛內閣出路將引起近衛內閣倒台，松岡外相下台。故松岡赴歐，非關禍即爲失敗；然日本帝國前途，則松岡赴歐失敗，猶遠勝於關禍。

在松岡離歐返日以前，太平洋的波濤，將暫時平靜。松岡離日之前請其國民保持鎮靜，即爲此意。如松岡在柏林決定南進，則南進的先決問題，爲結束中日戰爭，在發表松岡赴歐之前，突更動侵華軍司令老朽的西尾壽造，易以兇悍的畑俊六——爲板垣征四郎以後最激烈者，即爲欲結束中日戰爭的準備。畑俊六雖揚言着重政治解決，然國民政府既絕無與之妥協的可能，汪偽僞又扶不起來，預料政治進攻失敗之時，日寇必調集殘兵，再來一次軍事總攻。中日戰爭與日寇南進，是互爲因果，互相牽制連繫。日寇欲實行南進，必先希望結束中日戰爭，以除後顧之憂，而免分散兵力，財力，物力，如南進成功，則中日戰爭亦隨之解決。然先解決中日戰爭？抑先南進？則爲日寇最難決定最難實現的問題。中國英勇抗戰，固足阻止牽制日寇南進，英美荷阻止或粉碎日寇南進，亦足阻止日寇解決中日戰爭。故日德意同盟以後

中英美站在同一戰線實是日寇的致命打擊。

日寇南進，先攻荷印，英美援助；攻新加坡，美國海空軍加入，必可粉碎日寇南進計劃。美國乘日寇進攻荷印或新加坡的機會，解決日寇的海軍；然後轉而太平洋的海軍，專對付大西洋的德國，以免兩洋同時作戰，這亦是與軍事原則相符合的措施。戰爭本帶着危險性，故不能畏懼冒險。太過穩重反有背戰略與錯過時機的可能。例如去年六月以前，英法不允解決意大利

第三期的浪漫時代

一、釋題

題目拈得相當僻晦，不說明，很易引致誤解。古來文章家有所謂開門鬼山的筆法，我們也想那部學步，請先釋題。

「第三期」一辭，自林同濟先生發表其「第三期的中國學術思潮」之主張以來，已經成爲很尋常的字眼。不過我們所云「第三」者不同于林先生。林先生的「第三期」是從五四運動胡適之先生倡導實證主義算起，直到他文中所云「待總春雷第一聲」的「體相」主義。這議論之輻辟人裏，有識者固皆知之。可惜的是林先生只講近二十餘年的大勢，這二十餘年前的三千年前的歷史，竟沒有放在他的眼下。于是短之者遂謂林先生是攀着竹子稍通數竹節，數來數去剛好三段。這固然是苛論本無傷于林先生的高懷卓見。但我們却想避免這困難。我們所謂「第三期」是從中國的古典文化講起，一直講到眼目前西化高呼復興的現代。這與林先生之所論者，稍稍有點區別，交代了這區別，則看下去才不致相混。至於我們的三時期將如何劃分，這裏且按住一筆，下文中有較詳的闡述。

其次，釋「浪漫」。「浪漫」一辭，至于今，蓋已被蹂躪得體無完膚。尸其咎者應當是電影廣告。由於電影廣告家之濫用此詞，列之於「香艷」「肉感」之類，而「浪漫」一辭之真詮，乃遂爲天下蔽惑。于是世之無量盡的醜

，是爲自己留着心腹之患，真爲一大失策。去冬英國于地中海的意大利海軍以大打擊，反可安心攻非洲。集中海軍保守英吉利海峽，故日寇如若南進，倒是英美先解決日本，再以全力對付德國的好機會。——意大利已被火希弄得落花流水，軸心只餘德國一條腿。英美二國千萬不要再隔岸觀火，坐視不救，被日寇各個擊破之後，與德國東西呼應，由太平洋大西洋夾攻美國，則悔之太矣！我想賢明的羅斯福與邱吉爾，不致於出此下策。

吳保安

惡，亦莫不整「浪漫」之名以自解。我們這裏的「浪漫」並非如世俗的那末廉價。我們所謂「浪漫」是指積極的，創造的，熱中的，宗教的，超現實的，非傳統的，勇往邁進的，生氣盎然的……「如火之始然如泉之始達。」我們用了這一串的形容詞，也許還未能道出此中的真境。沒奈何，只有舉實例，我們認爲自十八世紀狂飈運動，以迄最近的德國歷史，便是上面所說「浪漫」的典型，擴大一點說，文藝復興後整個西洋歷史，也便實注着這「浪漫」的精神。

題目中還剩「時代」一辭沒釋。通常說來：時代者，時代也，意義自明，似無須乎詮註。我們也這樣很質樸地想，不過刻舟求劍的歷史家，往往因時代的年份定得不妥，進而疑「代」的觀念，以爲歷史原屬渾成一片，無時代區劃的可能。這種因噎廢食的議論，我們不敢苟同。我們以爲歷史是可以分期的，雖則是不能確立劃分的年代。春日祁祁，草木萌動，我們難則說不出野草是那天開始青的，但人人都覺得有個春天生長的季節。我們所云時代除相當于這個季節的觀念，不立，也不需要立，劃分的年代。

右釋題已竟，于未入本文之先。我們還想略一交代本文的出處來歷。從對文化的看法說，我們大致依傍于斯朋格勒(Spenker)的「西方之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那部巨著。從對中國歷史的分明說，我們依傍于雷海

宗教史的「斷代問題與中國史的分期」那篇大文。雷先生新著「中國文化與中興的兵」則因戰時得書不易，至今仍未見著。但據我胡亂猜想，其基本立場或仍與上述一文相似。未見或亦無傷。至於「浪漫時代」這概念，雖則桑巴特(S. B. Spengler)及韋伯(Max Weber)研究近代資本主義的成績曾給我們以一點啓示，但也只限于啓示而已。我們用「浪漫」一詞與他們所用類似的字眼在意義上都未盡一致。這其間的甘苦得先由我們擔承，終不敢攀附名家以爲遮掩。我們既把各點交代清楚，下面便當歸筆直題。

二、文化 中國歷史

我們以爲文化很像一個生長體。它的進化演進的歷史，是生物學的面非物理學的。用斯朋格勒的字眼說，支配歷史的是一時間邏輯，而非一空洞邏輯。唯其如此，一個文化的盛衰興亡，乃恰如一個有機體的生長與凋滅。在這生滅之間，爲便利說明計，我們約可把它分爲幼年、壯年、少年、老幼期。壯年成熟期與晚年衰頹期等四個時代。此四期之具形于實際歷史者大約爲：一、部落以至封建時代，二、列國競立以至統一開創時代，三、統一後守成時代，四、統一衰落時代。于此四者之中，我們文章的着眼點是在第二個時代。這時代舊統已失，新規未起，文化活力表現得特別旺盛，用一階詞彙來說，一切都生動蓬鬆，像萬千，如海水，如天風，渾然相連，蕩蕩乎不能自己。這是一個，創舉的時代。生于這時代的人們，似都各有各據于一個無名的理想，又熱中地，虔誠地將自己精力生命管獻于此理想的羣壇之下。這就是他們所說的浪漫時代的風格。等後來統一局面創成了，適應于這統一局面下的組織條理也都建立了，于是人們乃漸漸發現一切活動都出了連續，從以前唯情的向時變而爲唯理的嚴守成局。這種嚴守成局時代也並非一無可取，它也有它獨特、丰神、響之輕靈縹緲，像那難得自有一種世家的風範。不過叱咤萬變的能力喪失了，一切都走上理性化 Rationalization 與模式化 Patternization 的道路。到後來連這點理性模式也逐漸僵化，奄奄一身，生氣毫無，只要略有外力的波動，便如風掃殘雲。

驟然而逝。這一系列文化生長凋滅的過程，徵之于埃及史希臘羅馬史，以及近東巴比倫系的歷史，莫不如響斯應，雖表態異殊，而實質則一。近代西洋文化似正朝統一局面這條路上走。一旦統一了，這一系有光有熱的歷史，說不定也有日薄西暉之一日。讓多情的人們去流他們的眼淚吧，然而歷史却依舊抱着一個悲劇主角的勇氣，正依照這樣的波律向它的終局演進。

可是中國的歷史，却是一個不尋常的例外。謂其爲不尋常者，因中國歷史也有這種生長凋滅的現象。謂其爲例外者，因它于衰頹之際還能夠鑄新力，返老還童。這其中的道理雷先生于他那篇大文與言之備悉，稍有關心學界情形的人，想必早已知之，故我們這裏不想多予重述。我們只憑利用上面所立的名詞，把中國幾個時期中的歷史約略提出一個眉領，然後并進而論列諸時期中的浪漫時代。

用我們在上文所立的名詞來講中國史的商周時代是部落以至封建時代。這時時代中，化初萌芽，無論後之篤古者如何地稱讚三皇五帝之盛，但去燧然大備者實尚遙遠。從春秋末葉起迄漢武帝爲列國競立以至統一開創時代。此時期中國文化創造力之熾盛，可謂達於頂巔。無論思想、政治、武功，乃至個人的行誼，莫不呈出煥發而昂揚的色彩。由西漢昭帝起迄東漢靈帝止爲統一後守成時代。前後數百年中，除幾個短期的亂亂之外，帝國是一致強盛的。然而這種強盛也只是建於守成的基礎之上，除却光武中興曾導引起一番向外發展的熱力是與前一時代比京外，其他都趨於安穩，少有創立。這種活力減退的徵兆，可以從社會上層分子士大夫身上觀察出來。前代中樞樞星皇如孔孟，縱橫捭闔如蘇張，至此時，竟一變而爲高風亮節嚴穴之士的嚴光之流。過此而後自和帝以迄魏晉，其中離亂相尋胡人南下，統一的羣形時代已如江河日下，不可復挽。歷史發展到這末個地步，已經是所謂窮的地步。窮窮而至的有兩個可能：一則亡，如埃及，如西羅馬；一則變，如中國的南北朝。中國古典文化至於衰頹之徵已如風燭。然而南北朝之間却顯露一個變：這一變遂使垂死的軀殼，重新得到生命的活力。於是中國文

化乃有第二種的光明。

孕育並發揚第二期歷史的，共有兩個重要因素：一爲漢胡血統之混合，一爲中印文化之交流。也正因为此後北方胡人國歌地加入，又夾雜着漢族復興的緣故，歷史演進的節奏也就缺少如第一期之鮮明。不過自大體上說，我們上面所說四時代的看法，仍舊隱約可見。第二期因有第一期做底子，當然不會有一個相當於第一期中那樣長的一個部落以至封建時代。不過就南北兩時節曲之風的特盛，以及均田制度的推行，也還依稀地可以望見一點封建的隱影。清影子也的確很輕浮，很淡薄，不須與間，十六國興廢起立的局面已經一掃而空。隋唐追繼秦漢的統一形勢。由此以迄唐玄宗的天寶年間，是第二期中的浪漫時代。文化各方面的發皇騰達，均足以步武前一期之成就。安史亂後，雖經憲宗元和一度中興，但那已是守成之局；大業貞觀之盛，終爲廣陵絕響。而且守成之局維持得不久，又崩裂而爲五代。趙宋繼起，無論就那一面說，也只是唐以後守成之局的延續。士大夫的一派拘謹鄉愿的生活，連僅僅一個才氣縱橫的王安石都容納不下。南渡以後，統一的衰頹開始。苟延殘喘了一百多年，終於招致第一次的亡於異族之禍。明代在表面上似乎是漢族復興，但除早期的禦也先，下南洋稍見氣勢外，其餘各方面都是氣息僅屬，只剩一個八股化的硬殼而已。清初盛時是新興女真民族的力量，這個風頭過了，衰敗之象一如明代。等到海口的西洋砲擊一響，這心臟虛弱的統一帝國就在一陣寒顛下暈絕了去。第二期的歷史如此結束了，我們是不是有個第三期呢？

上面對於中國歷史的分期略論，大部依據雷先生那篇「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縮寫而成。如果我會加一些什末上去，則這所加者只是每一期歷史上四時代的看法，藉以顯明文化發展的有機論。雷先生想必不認可這個辦法。但我們祇要能因承雷先生的偉識來說明這「第三期的浪漫時代」的主題，也就管不得這許多。

三、兩朝的浪漫時代

我們現在要來略一論述這兩期中浪漫時代的風格與氣度。

第一期的創建開拓的時代較長，一種浪漫熱中的精神也表現得最爲飽滿。我們先講時時被人譏笑爲中庸的孔夫子，他本人就是一個很熱中的人物。他懷抱一個新社會的理想便席不暇暖地要爲這理想的實現而奔走。他不但周遊列國，拜見了南子墨翟此見用于衛君，甚至連佛幹來請他，都欣然命駕，從一塊百里之地上慢慢兒地展開他以德服人的王天下的理想來。他自己也承認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然而這知其不可而爲的精神正是一個浪漫創造時代的魂魄。孔夫子的若干門人之中，我最愛子路，子路的意，直，勇，簡直不像一個東方人。他心目中有個君子的理想人格，卻在他爲孔悝之難而鬪傷了，也還從容地結起一個君子，不應該不結起的斷纜，然後才瞑目而死。我們試想一想，這與希臘羅馬文化創造時代蘇格拉底的死，在本質上有何區別？下逮戰國，這種戲劇的，非現實的一相情願的個人行爲，更是舉不勝舉。故下別的不提，單提最通俗的史記刺客列傳來講：荊軻的歌易水；田光的取信自刎；豫讓的漆身炭喉，擊襄子之衣而狂呼；聶政的扶面屠腸，他姐姐的伏屍痛哭，那一樣是魏晉或明清人作得出來的行爲？我讀這些故事的時候總不覺他們結局是死了。我只感到他們充溢的生命逼臨着我，有熱有光如火一樣地照耀在我的前面。

個人如此，國家大事亦復如此。秦孝公用商鞅，說變法說變法，只等一根木頭由北門搬到南門，五十金賞了，然後便是一紙令行，大刀闊斧地幹將下去。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是這個氣致，一個理想立定了，然後就毫無猶疑地把全身精力交付在這個理想上面。燕昭王之拜郭隗也同樣地是這個浪漫時代的作派，於是冷落的燕都，從此就招來一批意氣如龍的風雲之士。秦始皇統一的創造能力是更可驚了。以咸陽爲中心的馳道，可以穿山渡水地直通吳楚。作爲邊境之屏障的長城，可以起臨洮而至遼東。治驪山，作阿房，復道渡渭，極人世之豪華。又復巡遊宇內，刻石立碑，封禪祭嶽；到後來還居然三千男女，渡海尋仙。這意氣的狂瀾，魄力的雄渾，比起任何民族任何

時代的英君，都絲毫沒有魄力。其後漢武帝踵武而起，他那對外的武力，也一樣蓬蓬勃勃地顯色輝映。他南征北伐，只是一個精力瀟灑的文化活動的具形，絕沒有像後人所說的什麼經濟的動機。只有彼魔手掩住眼的人才會說漢伐匈奴是爲取俘虜以作奴隸。稍曾在歷史上用點心，就不會這樣牽強地臆說。張蒼乃至後輩的班超，他們通西域，服異國，只憑極少數人面成就的轟轟烈烈的事業，那背後活躍着的精神，與哥倫布之橫渡大洋，完全是同一的基調。我們細懷先烈，真有一種絕于言詮的景止嚮往之心。

更從思想與文學來看，這種浪漫創造的精神也同樣地無微不入。莊子的汪洋恣肆，騁衍的瀟灑奇談，人盡知之，不用細說。即中正如儒家，自孔子以及孟荀，亦無不懷抱一個非現實的理想。許多人都愛說孔孟的理想是守舊的，其意在恢復周初封建社會。我們對這個說法不敢強同。我們覺得孔孟所理想的社會是一個依照聰明才智自由競爭而分業分工的簇新社會。其思想絕不是僅止于復述古史，而是創造的，超越現實的。其他如墨家法家，殆無一不有其特殊的抱負。甚至連那時代人的言談談吐洋溢着一般非常的氣力。我近來重溫戰國策，讀至范雎說秦王一段，就不禁拍案而起，朗誦而歌。文學方面也有傑出的代表，楚有楚辭，漢有漢賦。楚辭尤爲充沛着原始的熱情，較漢賦爲更勝。我嘗這樣胡想：中國如有一個詩人可以立諸世界而不朽的，怕就只是生于浪漫時代熱情未磨的楚人屈原。屈原對人生有憧憬，對宇宙有憧憬，他所懷抱的問題，無一不是第一流文學家的境界。這種精神可惜是衰歇了。到後來，魏晉的人似只能寫小詩，只能作世說新語，明清的人似只能作筆記，作書錄式的小品。屈原的流風餘沫，竟沒有一個子孫能瞭解了。

這就是我們文化史上花團錦簇的第一期浪漫時代。

第二期的浪漫時代，是南北朝以迄隋唐統一這一段。雷海宗先生說，第二期的文化已歸遜于第一期。這一點也許是，但我們覺得也還有很多可稱讚的長處。隋煬帝這人就很有秦始皇的魄力。伐高麗，撫突厥，還是陸上的武

功，秦漢人均優爲之，固屬值不得特別誇耀。但鑿流球，服赤土（今泰）通日本，則是漢族兵威與天子使臣第一次向茫茫海外的冒險活動。有八說，唐人會至美洲，就一個大陸民族向海上活動講並不是不可能，而且可能或即始于隋煬帝的海上武功。煬帝又開運河，可以媲美長城。而其遊幸的華奢，甚至一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房一百二十，皆飾金玉，皇后乘翔鸞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有水殿，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乘之。我倒並非欣羨帝王生活的奢侈，却不能不嘆服先民製造力的雄偉。李唐繼起，其武功之邁越往古，開闢規模的關大莊嚴，皆已是歷史上的常識，用不着我們一一來講。我們只想指明，這是一個文化在少年蓬勃期的浪漫精神，它不需要什末力量去推動，它自己有內在的熱力鼓舞着它向前馳逐。

不但隋唐的武功有這精神，其思想文學亦復如是。就思想方面說，南北朝時代的大乘譯經，寢假而形成佛學的吸收與再創造。大乘的義諦因中國第二期浪漫時代人力腦力的參加而愈演愈深新宗輩出，各立機杼，亦駁駁乎彷彿晚周道家之感。在文學方面，唐詩的成就更是婦孺皆知，而且這文學的活動也並未虛地，它會鑄冶出像李白這樣人物，李白後來死在水裏，好些傳說都說他是酒醉之後撈水底的月亮而落水死的。我不相信這說法。我以為如果他死在水裏是真，則他決非是無心落水而溺。他只是愛水的清明，一相情願地走到水裏去追尋他理想的世界。屈原的投汨羅我想也會是如此。這是時代給他們的精神，他們的唯情的生活，並沒有使他們計慮到生死。玄奘取經也是這時代了不起的業績。一匹白馬幾個隨從，這位浪漫的僧人竟披著紅袈裟度過皚皚積雪的喜馬拉雅山了。這是何等景象！這是何等人物！而肩負着當時思想文學的人們，竟皆表現着這樣飽滿的戲劇型的個性！

這又是我們第二度的如火如荼的浪漫時代。

四、又是曙光欲上的時候了

據我們已有的歷史知識，除去眼前的西洋文化正在演進之中其未來尚不

可知外，所有各個文化的生命，都只一度而已。埃及往矣。巴比倫往矣。希臘羅馬亦往矣。其活躍的文化皆不可復觀。中國在東晉時曾遇到同樣的漸滅的危機。然而天厚吾人，竟得有第二度的生命。目前又當存亡絕續之交。在武力上攻擊我們的最初是西方列強，後來則是東洋日本。在文化上威脅我們的，則是含有侵權性的西洋文化。我們是不是能如克勞德胡人吸收佛教那樣地再演一度歷史上的奇蹟呢？這的確是一個懸在每一個戰戰兢兢的人的面前的問題。雷先生于他那大文的結局云：「這正如父母之年，叫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這本句話真是一往情深，一念到它就使人感到書牀生活中的「一種茫茫」意味。我也曾爲了這問題而繞室傍徨，法然欲涕，所以法然，也不是爲了悲觀，而是由于對這垂老復起的文化抱着一種熱情的愛慕、嗟乎，何物人生，乃使其懷浩浩千古之思至於如此！

然而有一點我們是可以正確答復的。如果中國要免于危亡，我們非要有第三期的浪漫時代不可。這第三期，浪漫時代並非全不可能，我們已可從近年歷史上看出一點漢唐精神的重現來了。

首先令我想起的是西安事變的前後。我們自從兩度浪漫時代過去了後，似已不知什末叫熱情，什末叫英雄崇拜，魏晉人之隱世者爲同融，避世者亦奇妙有機智。到了明清，隱世者却只有圓滑，魏晉人吃閑飯的却只有私智。每况愈下，想來寒心。然而國難最中期間西安事變的軒然大波却喚回一點中國民族的靈魂來了。五年前聖誕節的晚上，我永不會忘記，我從大學裏走出來，那滿街的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的跳躍歡呼，爆竹的爭鳴，人聲的鼎沸，

曾使我感動得淚淚盈眶。我們正需要這種精神。忘記了自我，忘記了別人，爲一件超越日常衣食的事而傾出真心的歡樂，西安事變把這點遺失已久的熱中的，那于宗教的精神喚回來了。這種精神又凝爲這四年在一個民族英雄領導下的前仆後繼全民族參加的抗日之戰。

不但這一點足以徵兆新時代的開展，再看近年來人力的建設，也可看出中國民族的活力還有蘊餘，還可以有新的創立。峯情阻天的地方被一鑿一鑿地打開來了，如龍的黃沙大道，蜿蜒於懸崖絕壁之上，一羣一羣的人帶着鐵鎗計劃而登荒長征，一羣一羣的人去向急湍暗石中尋找征服自然者的航路。這是一點魄力，一點勇氣，新中國前熱烈浪漫時代將從這當中生長出來。

學術思想界，似乎寂寞了一些。我們在政治上需要傅斯年，我們在學術上也需黑格爾，尼采，郎克，這一流人物。我們這樣說，自然含有很濃厚的情緒判斷。然而動盪的大時代正是一切需要重新估價的時代，我們不能熟視無睹地不去講它，我們覺得這些年來提出的民族復興的口號，依照上面的歷史分析是正確的。指導精神活動的學術思想，也該到了向這方面進步的時候最近林同濟先生提出學術上「體相」的主張，我們以爲是極高明的見地。

漫漫的長夜行將過去。東方正發出曙光，昭示着第三期浪漫時代的開展。這正是——
「無邊鼓角春城動，
百萬天兵擁大旗。」

三十年三月十日于白沙

玉龍雪山巡禮之三

無屏十三峯——東側面觀

下水溝橋入江邊四村後，便出了虎跳湖的峽谷而來到玉龍哈巴兩雪山的巔頂，在這裏我們和金沙小姐分手，他仍舊又轉向東北去我們則沿着玉龍東

側而轉回麗江，在這一條路上有兩點是奇絕的，一個是大壩，又一個是鳴音，而尤以後者爲最精采！

大壩在中甸屬的江邊四村隔江相對，原是在一個平原上，但一在江甫

晨嵐
霖燦

一在江北，兩者情味便顯不同，江邊四村那裏住了一些頗原始的夢人，都穿自織的麻布，頗樸實可愛，又接近中甸染有濃厚的藏人習尚，大都在江南面，雖語言亦用變夢語，但漢人的氣味很重。

那天我們由江邊四村的玉科村身，經過那紅草平野走向金沙江的渡口，漸漸離開哈巴雪山，不久就發現現在我們走過的水欄槽上堆起了一座白玉之城，不但方方正正而且面面分明，白雪堆砌的紋痕都清晰可指，等我們到達江邊的時候，回頭一看，見那座白玉城上忽然又樹起一面絕大的玉旗，旗角直向北面飄去，這是哈巴雪山的主峯來向我們告別，我們說他日當取道哈巴，觀北地白水台之勝然後過天寶山（？）入中甸觀客二千人之喇嘛寺，然後沿十二個于山回來（？）哈巴雪山一別，以答此公沿途送迎之情。

在這與金沙江初融雪中出來，水流還很湍急，因此把兩岸冲刷得很深，我們由許多沙岩上折下江底，兩岸夾峙，青天變成了一條狹帶，冬日水小，岩石盡出，更覺得水流湍急，在夏天爲了要渡這條江，便需要把小渡船向上游拉牽一二里路才敢於放下，因爲渡口之下便又是一個急灘，若渡船不能於灘前靠攏彼岸那便只好沿江直下了，我們是在冬天水小時候過渡，並不要這個麻煩，但我們在綠波上搖盪江心的時候忽然吃驚的見一個雪峯直從江底湧起。體大無比，以一個負雪而出旋轉而上的姿態，青天綠水當中，像極了是一個初出殼的蝸牛，頭頂雙角宛然的正扭轉的螺殼上升，使人不覺的驚說：真是一個玉蝸牛峯，而且極珍貴，只在綠波上一閃即逝。渡船急沖而下立刻被大塊這邊的削岸攔住，沿途看過了多少雪峯，但總以這曇花一現即逝的綠波玉峯最令人容戀，一直至渡船靠岸後好久我們都還不能釋懷。

等爬上了南岸，展在我們面前的是一片綠的平原，雖然在遠接虎跳澗口的地方還有叢生的紅草，但大都是麗江最熱的一個場子，雖是在冬天豆麥已經綠得很可愛了，我們在江中看見的玉蝸牛峯就在這場子的最南端，向北連接，過去的雪峯就是虎跳澗中雪峯的背面，到虎跳澗口直衝而下，便又在金沙江的北岸以哈巴雪山驢過去，哈巴雪山的主峯以一個玉旗的姿態落在天空

的西北角裏，而最有趣的是若向北望去便會又發現一列淡淡的雪峯列在天邊，這是中甸東端子的雪山，所以大壩亦是一個看雪山頂好的地點因爲它三面爲雪山包圍着，而最難得的是此地的氣候，尤以在冬天爲妙，大壩被稱爲麗江的鍋底地，這個山盆地中氣候極極，我們可以在初夏風光中仰看天際白雪，若以氣暖雪多這一點上來說，那沒有其他一個地點可以再比得上大壩，而且據說像這樣熱的地方若沒有這一些雪山來調濟江上的瘴氣會使人不能居住，那麼這一帶雪屏不但在景色上奇絕，而且對這一帶的人民都賜予福利。

我們於大風節的前後過大壩，壩上的柳樹都已發芽了，柳堤中間就住着一位因怕風而在此養老的老先生，行路的人都對我們稱贊他自己用錢引來水又幾年不要田戶上租的德行，異日有緣當趨往一訪，也許是一位對雪山有同好的高士。還有，麗江人每每傳說在大壩看不到雪山的話，這不可以認以爲真，因爲在上面已經說過是三面環雪，他們指的雪山實在只是玉龍雪山的主峯，而大壩雖不能見主峯，但主峯之外還有不少的奇景，有山水癖的人當然不容放過。

由大壩向鳴音土升是一日路程，全是在綠松林中行走，松林疏朗處，雪山便玲瓏皎潔的於綠松針中出現，而且漸升漸高，景色也愈奇，雪山的全面也看見得愈多，再繼續前進，我們在拉哈谷所看的七老峯的背影一個接一個的升上天際，最後主峯也終於南端出現，於是在青松林抄二百里銀峯一齊浮上天來，雪斗峯（主峯）分明是一個龍頭雪光閃閃的昂首大前，後面一列雪峯青翠森然的拖向北去，哈巴雪山主峯像一面懸尾的大纛旗帶飄揚的拂到北天盡頭，迎面一列玉屏，脚下萬頃綠草，加上松濤滿耳，自覺此身已非俗人，分明是在綠波明鏡中，御風冷冷而行！當天深夜我們行進這萬頃綠海中小小山市的鳴音。

第二天早上，一醒來，便忽然發現鳴音才是玉龍銀屏最理想的一個地點！在雪山的西側面，金沙江離開面前的高山太近，於是山江上仰望雪山，只把個峯於前山快處窺見一截半班。等來到虎跳澗中萬丈懸壁劈面而觀更覺

有機緣見得玉龍全貌，麗江雖好，但正當玉龍的南端，仰見主峯蒼蒼遂使三百里雪峯全都被遮沒，所以顧名思義，雪山欲不負「玉龍」之名，只有這雄偉的鳴音足以當之無愧也。

過於高大的山總會有一個缺憾，即是晨夕照兩幅奇景每每不能兼收。玉龍雪山有兩萬尺的高峻，所以我們在江西岸看雪山，他總是不肯醒來，一旦等得山巔上塗滿了陽光那已是十點鐘之後了，門之我們這一些時來都在渴慕玉龍雪山的遊客，固然我們在麗江岸看到不少的玉龍披霞，但與這次我們在鳴音看到的相比，那就相差得不少。這天我們很早的起來晨風凜冷得很厲害的時候，我們爬上了嶺後的一個小山頭，隨着我們的到臨，陽光一撲也掠過天空輕輕的照臨了玉龍主峯的白雪，眼看着這一點點桃紅色漸漸漸開，於是三百里銀屏的上端都塗上了粉紅，白雪上的桃紅又是不可喻的，知道白玉不會因高熱而變紅，假如白玉能變紅那就是這種顏色了，而白玉端上那一點點桃紅又是人間所不能有的「嬌」使人想到大彫刻家羅丹會說過一個比方，他說少女的眞正青春只有在又怕愛情又要愛情的頭幾個月之內，那麼就是這青春數月內的少女，他第一次面龐上的紅暈。而且一現再不可有第二次的出現，這點最珍貴的紅暈才可以配得上玉龍雪山白雪上的晨霞。

玉龍白雪上的晨霞微紅，一閃即逝，於是頃刻紅光照滿全山，玉龍雪山先大地醒來，在我們面前展開一列白雪紅霞的長，玉龍雪山像着了火的紅光四射，使得天空大地以及我們全身都網羅在晨霞紅光裏面，我們趁人們還沒有醒來的時候，由北向南逐個認識這一系列雪峯，結果有一件偶合的巧事，兩個人的意見不同，峯頭分組的方法也各異，然而大家到最後卻說是一列銀屏共有十三個雪峯，這是把哈巴雪山也算在內，更巧的是麗江志書上也說「玉龍雪峯十三，其一在江北」這樣各方面又都符合，想麗江從前原也有同具此心之人，只不知道那位雪山朋友當日他自己是怎樣一個教法？

在這座銀屏十三峯之前使我們啼然自失的是想到上一次黑白雪山之行真是太渺小了，連連這一系列雪峯開端的主峯下都不曾到，頂不客氣的說也只能

算有十分之一，那時已無雪山的美麗遠非我們的筆力所能勝，現在面對雪山全圖更覺得任你生花之筆亦難盡寫江山之奇，似乎一個是有限，一個則永遠是無限，麗江諸好友對我們有「二季到，雪山笑」的過分誇獎，站在這座三百里的銀屏之前，我們也自知對他們的希望將永遠慚愧，有限筆力豈能盡無限江山之好？這唯有待此後來看雪山的大手筆了。

下山回來把這天的雪山晨霞很得意的對我們的的朋友楊先生說，我們這位朋友在十年之前便卜居在這一列銀屏之前，他聽了認爲並不多，便於早飯後又領我們攀登嶺後正生山的高峯，站在山峯頂上面的形勢看得如手掌握一樣的清楚，西面銀屏十三峯都向天際升得更高，山腳下一片淡淡烟霧玉龍雪峯像隱隱的正在浮向天空，虎跳河口也爲藍煙所封，不知道的總以爲這只是一座大雪山，回想我們雖從那裏爬了出來，就自己也覺得不大可相信，哈巴雪山主峯更秀麗挺拔的舉上青天，白玉的旗尾斜插入北天的藍烟中。下面一片遼闊幽邃，中間雪山又於正北面出現。這一方面山都忽然變了形狀，像層層波濤一樣直向北邊湧去，金沙江的「乙」字大灣都可以依山浪的開合一一指出，最妙絕的是於金沙江河套之外，在天地的交界中又遠遠立起一座尖尖的雪峯，由於過遠地在天際變成了淡黃色的雪，經楊先生告訴我們這就是有名的噴噴嶺雪山後我們都驚之吃驚不已，這離開我們有十數日路程的雪山，若不是與我們有緣，看到他實在是極不容易，楊先生又告訴我們在東端大際後的是四川一帶的涼山，再看四週山頭上的雪痕，便會使人知道在天空落雪的時候，這座峯頭，便是四面八方層層疊疊嚴嚴密密的被無數雪嶺所包圍，若論看雪，那地點決不能好過鳴音，而鳴音又決不能好過這正生山頭。因此我們深有意於這裏修一個石室，使人無論在任何氣候之下，都可以危坐峯頭坐收江雪迴覽之勝，一切都安排好了，爲了怕玉龍雪山單獨的一個不成篇幅，便用江外的哈巴雪山去映照他，使這一個銀屏長卷，天然的有一個餘味盎然的照應，又還恐怕哈巴雪山的餘勢不盡便於天際再請噴噴嶺雪山一現，沒有哈巴不能回映玉龍，沒有噴噴嶺則不足完成哈巴，所以說是一切都久已經

安排好了，只坐在這裏便把三疊雪嶺一曲金江，全部收入圖畫中。

實在按不得頭前這座三百里的銀屏，我們特意的爲嗎音多停了一天，這幾天內都只呆痴痴的看，但簡直沒有動畫筆，在這一列雪屏之前使人想到中國畫中的長卷真有道理，唯有他才能給你一個滿意和完整的答覆，西洋風景畫每每要割取自然之一小部分，在這裏不但不能令觀者滿意，就是畫的人也必定自認爲不足盡玉龍蜿蜒之妙，反而中國畫的長卷就可以充分的彌補了這個缺陷，也會有人說這很有不合理的理由，但長卷他能在情感上使你「毫無遺憾」，這裏就有他最大的理由存在。

另一個我們不敢畫的原因，就是自覺尙對這白玉十三峯的認識還不够，若貿然落筆不但對這座名山，突而且也決不能有滿意的效果，所以我們都有所等待，預備等深切認識了這座雪山時再來執筆。玉龍雪山被稱爲名山中之一，這座名山在外面說是隱在麗江，但麗江的雪山又是隱在鳴音，所以我們覺得把鳴音改爲一名「龍」那對雪山的含意會更爲豐富，春來花開，我們是決定再由麗江展來名隱，於正生山麓，而西搭一間木屋，晨夕和雪屏相對，等「得」了才設法下筆。

爲此，我們急急的轉下麗江，臨別時候，楊先生問我們爲什麼這樣匆匆歸去，難道這列玉屏還留不住遊客我們一齊答道：「這正是爲了太喜歡這架白雪屏風的緣故，——急急的趕回去，便是爲的可以早早搬過來！」於是我們和這位銀屏下三峯下的朋友大笑而別。

雪山歸來談

內名隱說東山三天後又回到麗江，於是雪山「觀覽」——此地稱巡禮名山曰「觀覽」(Guanlan)全部完成，玉龍雪山的西面金沙江上，北面的虎跳澗以及東面的銀屏十三峯都會見上述，到現在唯剩下南面這一面還空白着，從前去遊黑白雪山也就是這南面一段，拿這些來說明本來也未始不可但「觀覽」歸來對玉龍雪山全部的認識一改變，於是南面這一面亦不復只是那個意義了，而且若不是這大面觀後歸來也不能充分體認由麗江北望玉龍的妙處。許多當地朋友以爲我們看過三百里的雪嶺歸來，也許對玉龍的南面而不復珍視，其實完全不然，若以面積說固然不過當全體五十分之一，然而風景的評價不是平方大小的計算，這南面一帶實在有他特殊的價值和獨到的精采。這南方一面的妙處在於他的「完整」，玉龍雪山的主峯在東西南三面看

都差不多，但總以南邊這一面看到的最多亦最爲削陡。由麗江看去雪斗峯直插雲霄的立在正中，三面看主峯若論浩然中正的氣象那當然以這一面爲最，而且他兩翼安排得很好，西面以綠雪峯和黑白仙蝶諸峯作他的右翼，東面斜拖下來以唯妙唯肖的老人諸峯作他的左翼，在變化中暗含有極巧的平衡，巡禮雪山一週天公設計得最完美的就是這南面這一面，他使每一個來麗江的遊客都不待商量的自認爲滿意，心中就自動認爲這即玉龍雪山的全部，年來來麗江看雪山的遊客漸漸有了，但有多多少少遊客都只向北望了一眼，就自認滿意的歸去，由他能够這樣滿意的欺騙觀衆就可以想像到他的美妙！我們也是巡禮歸來才能給他更真確的評價，的確在「完整」方面說由麗江北望玉龍南側面實爲第一，希望來雪山的客人固然不要受了他這沒後面三百里雪峯的欺騙，但亦不要忽略了這一面形體的完美。

面面觀覽之後便會覺得這座名山雖然渾然一塊却又面面各具特色，在西側面金沙江上，以山水掩映富於曲折變化爲勝，這以江口七老峯一帶爲勝絕頂點，北面虎跳澗以曠野雄偉氣勢逼人爲勝，以大深溝爲勝絕，東側面以雪峯蜿蜒爲勝，而以鳴音爲勝絕，南側面以完整玲瓏爲勝，以麗江爲好。這不過是他大概的一個比較，玉龍的勝地豈是一下子可以說得盡；如在東南方過白水河來，綠雪峯高高聳起，雪峯的明亮爽朗，便到一種極高的境界，又如在西南方，身在鐵架山上，忽然看見哈巴玉龍直在蒼石海子之上，白雪口三峯，清碧一潭，使人覺得這是夢幻中的神仙世界，其他如大鵬渡口的綠波上的白玉奇峯，薄荷園一帶的玉戈奇峯，都是使人寢夢不忘的，我們所看過的山水也算不很少，但總以對這座玉龍的滿意真到了飽和的程度。

看山水難得的是自己心中點頭，這種心誠悅服自認滿意的境界，我們也只有很少幾次達到，如貴州的那次看大牛洞，一旦出洞站在陽光下回想洞中的奇形怪狀，恍然是另一個世界，於是心中才覺到心滿意足，但若拿玉龍山來比，則這種境界却不少，如江口七老峯望峯峯頭上的白雪望着劃入地底的綠水就很能與火牛洞相比，火牛洞是以他的奇幻，七老峯以他的壯麗。而且不止七老峯，大深溝和名隱的銀屏都能使你達到自己胸中點頭境界。若以七老峯爲例，藏山不錯很使我們滿意，但五老峯來這裏一比，那實在難免有許多不及的地方，不但渾厚高大繪拔不能同日而語，而且山頭白雪蠟燭這才是名副其實的白頭七老，三峯之勝最是全圖所難稱的，但虎跳澗實也有妙處

他的地方，第一他行雲，第二他比三條遺險，我們幻想着他日能以一葉扁舟，渾似於銀絲雪浪中於兩岸穿來夾峙下出虎跳關一航，可以想像到那一定比李太白的一千里江陵一日還，更快人意！——本來山水之勝不容易拿來相互比較，但我們這次又有一番意思，是使有山水遊覽者也肯來這裏一行，若用此證明西蜀景色果然比上中原的好，那當然是對他們新開闢了一個境界，若證明不好於中原，則我們亦很樂意放棄自己的觀點，而以中原還有比此地更勝絕的景色而欣喜。

西蜀的景色我們以爲實在集中於這一帶，玉龍雪山本身當然一個名勝，虎跳關更是早已博得國際上的聲譽，再加上哈巴雪山又是一絕，此地真成了景色的中心，昔日「嘉陵江三百里長卷」是中國畫史上的美談，但久已僅有其名而不得一撫其真跡，現在有誰再把玉龍金沙八百里寫入畫中，以此美於前？而且天然的這八百里長卷久已安排好了，玉龍一列十二峯爲主，而於中間加入虎跳關之險峻，然後再於江之北岸再畫一哈巴雪山以回映全長卷之險峻，構稿極精絕只待畫家着筆。

我們在這裏也以哈巴雪山爲結束。哈巴本是玉龍一峯，被金沙江沖隔在江北，我們最先於劍川看到他，這次由石鼓沿江而下，便一路在江水上之望得着他，進虎跳關後更完全在他山脚下行走，大深潭及尖刀山便是他傑作之一，一直到大瑞鳴音都可以看到他東側的全貌，一路行來總覺得這座雪山簡直是白銀鑄成的，偉大固不及玉龍，但玲瓏較潔每每使玉龍還當之有愧色，而且面面相覷他總覺得他是好，所以我們說這次本是巡禮玉龍，偶然的又發現哈巴，他日終當再繞哈巴一週以完成這個心願，而且哈巴雪山原也是玉龍的一部分，不這樣終還不能算是功德圓滿。所以在這裏玉龍雪山巡禮算是完畢，我們便又向橫斷山脈中哈巴雪山約下了後會。

卅年、二月二日、麗江國立專工工作站。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廣東圖書事業會登記證警字第三六八號

本期撰者

吳學義先生是國立武漢大學教授。吳保榮先生是研究經濟史的，現在蘭開大學經濟研究所。

「玉龍雪山巡禮」分三節在本刊發表，本期已發表。晨嵐、燦二先生習藝術，曾臨江考卷，曾登上海大雪山，本文從繪畫觀點欣賞雪山景物，文亦如畫。

本刊啓事

本週刊自發行以來二年有餘按期出版從未中斷惟以近時交通不便送交各地代售之郵包屢久不到且常有遺失不得已自即日起停止外埠零售愛讀本刊諸君務請直接向昆明本社訂閱報費半年四元全年八元航空寄遞每半年加郵費十元

今日評論

每星期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 航空寄遞半年加郵費
十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